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四

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

尚書贈太保倪文正公本上虞人而居會稽今有司致
祀皆就近蒞事於會稽而上虞反闕焉然會稽亦未嘗
有特祀乾隆戊辰知府揚人杜君謂當建祠于上虞而
苦經費無所出時予方主越中講席語君以上虞故有
書院何不即其中重新兩楹以祀公古之釋奠必于其
國之先師公豈非上虞之先師也與是甚合禮意杜君
曰善因捐俸鳩工特具粟主以入祠而屬予銘之因國
之季天下所稱大儒戴山劉公漳海黃公而公寔參之



戴山為公司里然其初人尚未盡知其學公與之語而
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每見學者輒語之曰勿生
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公始光漳海為
公同年其在三館最相傾倒甲申之難漳海哭之曰鴻
寶死天下莫能宗予也夫顧戴山之學不甚合于漳海
而公則與漳海之學相近乃其于戴山絕無間言遺其
弟朗齊從事證人之社而長子無功受業黃氏去短集
長不名一師斯其所以為大儒也與公之學尤邃于易
然所傳兒易內儀尚非完書特其儀中之一種所云易
以者也尚有易之亦成書而未出其曰以者取象傳曰

之者取變卦也然又別有目云易像云易崇云易迭云
易知云易趨云易成云易定云易歷云易律云易見云
易統云易序云易配一如外儀之分列者其書皆已起
例削草而未及卒業予曾求之其家得其易之二卷手
稿殘斷不完為之太息蓋公說易大都在理數之間天
門地戶淺學未能窺其藩也公之直節在朝廷精忠在
天壤不特明史書之抑且五尺之童皆能道之獨是蘋
繁蘓藻之祀乃在講堂則所當言者乃公之學且公之
學即公之直節精忠所自出也諸生其能讀公之書引
申其望緒而得公不傳之旨以見之力行者乎是則公

之所望也乃若戴山官為總憲其清苦刻厲有布衣所
不堪者漳海亦然而公則頤極園亭池榭之勝衣雲閣
之風流當時所豔稱蓋公先世故膏梁尊人四歷二千
石亦行乎其素耳試觀其五朝死國何者不同然後知
三先生之趨一也今天下士習之汙極矣諸生遊公之
祠予請誦公易之之說以相厲易之有云允之朋友講
習乾道也乾惕及夕志潛於習氣躍於講志氣交發文
明日見是故作朋求友者天子之事也以五見二乃曰
利見大人利見者此朋友也人有大人之德則可以朋
友天子天子不敢充大人而臣所受教此飛龍所以无

夫人一本作大人
一本其上有諸生
二字

悔而乾之同人即二之變也是言也自孟子以來未有
言之如此巖者殆當公為講官之時乎顧公之言所
以諷天子而吾引之即以勵學者夫必有夫人之德而
後可語此其亦宜知所興起日夕講習自拔於犬馬州
芥之中以雪江河日下之恥也已公之弟元瓚即朗齋
嘗仕閩中為太子賓客子會鼎即無功嘗官職方叅漳
海軍其後皆為遺民有高節應得祀祀予於公之主八
祠既已為之迎神送神之曲至是復為之銘以復社君其
詞曰在昔元公晚徙廬山亦有朱子不返新安故鄉香火
永天勿讓大儒所生足重山川始寧巖岫色正芒寒三著

仙草以當蘋蘩文正騎鯨來往其間諸生敬哉玩茲微言

劉子祠堂配享碑

子劉子正命踰百年有祀典而無特祠大府方宜田池
浙以為言時予方主戴山講席謂是故子劉子學舍
也其生前嘗自稱戴山長則祠之莫良於此且合乎古
之祭於先師者乃重新其堂奉粟主焉祠成帥諸生行
釋菜禮因議配享諸高弟子願其弟子之見於遺書者
甚多蓋殘明講學即以為聲氣之藉未必皆真儒勿敢
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為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順理
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

累一本作畧

媿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甚為世所
知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歆予校定子劉子諸
遺書因并撰戴山講堂小誌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
妄芟去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為恨請予志之石以存之
乃仿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畧為文一通存之祠中
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曰海鹽吳先生麟徵字嘉
齋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初嘉齋未識子劉子一
夕夢中聞其誦文信公山河破碎之句醒而訝之及見
子劉子講學都門因問萊齋死國諸弟子私相語曰
妖夢得無及先生乎盍請先生志墓以禳之子劉子流

涕曰固應及耳何禳之有不一年難作曰順天金先生
鉉字伯玉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伯玉之學頗近
禪宗雖累論學于子劉子不甚合也而子劉子以其人雅
重之曰山陰初先生彪佳字虎子乙酉殉難忠臣詳見
明史初氏亡為巨室藏書甲浙中寓山園亭之盛甲越
中虎子少年豪士也自從子劉子折節心性之學乙酉
子劉子絕食會名王聘六遺臣則子劉子暨虎子並豫
焉虎子死子劉子已困不能語聞而張目領之曰海鹽
彭先生期生字觀我丙戌贛州殉難忠臣也曰會稽章
先生正宸字格菴詳見明史子劉子夫人之姪首從學

傅山格菴崇尚氣節不甚講學力行者不在口說也六
遺臣之聘格菴豫焉逃去起兵事敗行遯為僧曰潤州
葉先生庭秀字潤山詳見明史子劉子長京兆時方為
推官因問學丙戌官闈中至侍郎事敗為僧以憂死曰
山陰何先生弘仁字書臺在證人講社中最深造予今
求其書未得見也丙戌以後行遯入格菴然實全終而
江右魏禧志其事以為死節謠也書臺以故侍御入桃
源完節而終何必死乃足重予別有辨曰闕右董先生
標馮恭定公弟子也晚官兵馬司使始從子劉子受業
讀其問奮醇如也甲申前卒以上八先生皆執弟子之

禮而子劉子則但以朋輩待之者如蔡李通例故有疑
初虎子章格菴非受業者譌也曰山陰陳先生克年字
敬伯會稽章先生明德字晉侯山陰朱先生昌祚字綿
之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敬伯居石家池在戴山右
子劉子開講首在其塾黨禍之烈也子劉子子貞孝君
洵尚少託之敬伯曰子吾之王成也而明德為格菴羣
從白馬山房之會陶石梁弟子多異說明德闢之力綿
之居即在戴山下其解吟軒子劉子講堂也朝夕不離
杖履所造甚遠今軒為此邱尼所據予傷之欲贖之歸
書院中不果曰餘姚王先生業洵字士美陽明先生之

宗也梨洲黃氏嘗言子劉子開講石梁之徒三及吾門
欲搖其說左右師席者士美立趾與予三數人則士美亦
證人之功臣也四先生皆以甲申前卒曰海寧祝先生
淵字開美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開美受業歸即
死國贈檢討曰會稽王先生毓者字立趾乙酉殉難義
士也詳見明史贈檢討立趾先嘗學于倪文正公曰山
陰潘先生集字子翔乙酉殉難義士也曰諸暨傅先生
日炯字中黃丙戌殉難義士也曰武進憚先生曰初字
遜菴嘗上書申救子劉子其風節近聞美丙戌以後累
至山陰哭祭為之行狀幾十萬言獨於子劉子所言意

為心之所存有未然者故行狀中畧之嘗為梨洲黃氏
詰難晚披緇頗以嗣法靈隱為世所譏然其人終屬志
士也曰西安葉先生敦良字靜遠為行君子也予嘗謂
三衢學者徐逸平稱楊龜山大弟子是程學徐徑畝稱
湯晦靜大弟子是陸學而靜遠則子劉子大弟子堪鼎
足既棄諸生能昌子劉子之教於里塾曰慈谿劉先生
應期字瑞當子劉子稱其靜密丙戌後以憤死曰山陰
張先生應鰲字莫夫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南都歿
歿宵人尚赫奕卯舍作承平熊子劉子畧獨蕭然莫夫
一人侍之其人篤寔自修之士也在南都作中興金鑑

欲工之不果丙戌後嘗嗣講山中曰會稽董先生瑒字
无休故倪文正公弟子也有高行晚披緇然有託而進
稍與憚遜菴不同老壽手輯子劉子遺書曰山陰戴先
生易字南枝遺民中之奇者其墓吳人徐枋事最為世
所稱然莫知其為子劉子門人也予晚始知之乃表而
出之曰鄞華先生是字吉甫王先生家勤字由一皆由
敬伯來講堂歸而築鶴山講舍以昌明子劉子之教吉
甫通樂律由一精於禮卓然不與先儒苟同乙酉起兵
叅江上事戊子二先生謀再舉不克同死之曰餘姚張
先生應暄乙酉之夏子劉子絕食應暄勸以榷諸藩起

苑一本作死

一本無複以字

兵子劉子謝以事不可為曰然則是降城亦非先生苑所也子劉子瞿然曰子言是也遽出城予過姚江求所謂張先生後人莫有知者然即此一言不媿為子劉子之徒矣曰會稽趙先生甸字禹功少極貧學甫以以養親藝絕上時稱為趙孝子長而游子劉子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於緇時賣畫以自給世所稱壁林高士畫者也晚誦學侷山子劉子少讀書地也曰慈谿張先生成義字能信有異材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遜畢生不返莫知所終曰蕭山徐先生芳聲字薇之通兵法其論學則亦微於師門有轉手者曰仁和沈先生昀字甸

華獨行之士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尤謬：詳見梨洲黃氏所作墓志曰山陰周先生之璠字敬可世勛籍證人之會或以敬可為右班官子弟忽之不知其苦節過人也子劉子殉節敬可負其遺書與敬孝同避兵中塗累為邏者所厄敬可流離播遷謂貞孝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貞孝護髮未薙敬可曰事急矣詭與貞孝披緇於興福寺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為人所奪遂無一厘或勸訟諸官敬可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顏復構獄於官府與惡少共對簿遂寄食於貞孝家以死無子曰諸既陳先生洪綬字章侯其人

以畫名且以酒色自晦而其中有卓然者子劉子深知之載山弟子玄趾與章侯最為畸士不肯帖帖就繩墨玄趾死章侯不死然其大節則未嘗有媿於玄趾故予定諸子中甚有負盛名而不得豫配高而獨於章侯有取焉詳見予所作傳以上二十三先生皆卓然可傳於後者若餘姚三黃先生宗羲宗炎宗會同受業子劉子之門其所造各殊而長公梨洲最大予為作墓碑甚詳次公晦木予亦有墓表澤望則見予所作縮齋集序而梨洲之徒有曰鄞萬先生斯選字公擇其父戶部郎泰故嘗游子劉子之門公擇兄弟並從黃氏稱私淑蓋最

一本即下有中字

有功於子劉子之遺書者梨洲而左右之者曰公擇純篤邃密故吾於子劉子之再傳不能遍及而獨舉公擇者以遺書也若子劉子之子遜齋即所謂貞孝君者也則梨洲所作墓志脩矣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中諱堂其誰為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爾矣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耶

舟山宮井碑文

舟山何以有宮蓋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地也井以宮冽宮亦以井尊也予考甲申北都之難熹廟烈

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公眷屬最多而劉文正公馬文忠公汪文烈公陳忠愍公成金兩忠毅公其母若妻若妾皆有死者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王節愍公妻說者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猶澗槃達葛之所聚舟山彈丸一區耳辛卯之後元妃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公眷屬最多而閣部張公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閩吳公之家死者不一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給事董公妻夫孰非筭珈大節所感名與抑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元妃為吾寧之鄞縣人世居鄭丞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於

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於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車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尚書張宥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始進冊為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已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張國俊頗豫事元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尚欲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大兵三道入海

欺一本作敗

監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搗松江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敗死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官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礪灘鯨背之間思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暘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朝共掌宮事歎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為亂兵所窺相與舁巨石填井平之即共刎其旁而死董戶部守諭為作宮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訪得妃死狀即其井封之立碑致祭而表言於監國加

謚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仆嗚呼天下之善惡一也景陽之辱高頻正法於青谿不可以為暴則舟山之烈雖經易代而表章不可以為嫌當妃未死嘗遣間使至中二寄書訊其女兄歷叙蛟關之掠長垣之困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搽天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以當連燎黃蘗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鷄苟有餘息茶若亦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向使當時史局諸臣達之
興王之前豈有不慟色矜嘆附之二后傳中者奈何并此不食之泥湮沒恐後是皆不知

亦一本作六

聖朝旌厲幽冥之盛者也嗚呼惟翁洲即前宋之厓山也况元妃為鄞產是猶吾鄉所最有光者宮可亡井不可沒矣乃議為勒石而附戶部之詩以當此辭

黃太傅廟碑陰

吾鄉和義門之左有唐太傅刺史黃公晟廟甬上之祀太傅者三此其一也廟旁報德觀亦屬黃氏太傅子孫居鄞極盛自明以來官至列卿監司曹郎者不一故其香火猶振予讀深寧困學記聞甚不滿太傅故其紀吾鄉五亂以太傅之據參之袁晁栗鍾王郢之間而四明七觀譏前此志乘之曲筆董山李侍郎祖之有是哉操論

之正而嚴也雖然竊嘗平而論之歷代當搶攘之際乘時而起所在多有要當視其晚節為何如斯亦論哀世人物者所不得已者也李克用之起事其亦大不道之徒而後此忠誠赫然君子從而予之太傅既守郡之後保固鄉里不隨董昌之亂築君子營以居避兵之士建雉堞置浮梁臨終封上倉庫不令其子龍守其於茲土固有深仁厚澤雖不效望克用之鴻畧要豈袁晁輩所可同年而語也然則深寧之持論固有得於春秋之旨而吾鄉之廟食亦未為過事固有詳審而後當者而非調人之謂也乃若程積齋所絕太傅事則有誕妄不經者

一本作示龍
一本作襲
效一本作敢

和豕門有蛟池在廟之東又有蜃池或曰蛟池即蜃池也蓋前人以瀦水者吾鄉阻江為固西南二道有塘河之水入城東為三喉以注之江面其北塞焉故以池蓄之當年池址甚廣而後漸淤諸志言之備矣或曰舊嘗有蛟來居池中是乃燕說不足信積齋遂謂太傅早年伏劍入江斬蛟除患是蓋妄人因呂覽荆佞非之事而太傅嘗官佞非遂為牽合甚至廟榜竟作荆佞非字則謬甚矣積齋通人乃亦從而寔之是可怪也事以從其寔為可信太傅在郡之切足以得祀欲藉此以為重適見其愚也斬蛟之誣董山已先我言之顧未詳其致誣

之由故於是碑申其說使黃氏子孫知之
佞飛之官始於漢漢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佞飛宣帝神爵元年發佞飛射士以討西羌而元帝記佞飛所掌為外池如淳曰佞飛具贈繳以射鳧鴨供祭祀故有池也佞飛荆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名官則漢時佞飛之官本有取於呂覽之說又因其中有射士而時或發之為軍至晉遂為軍名而無復少府掌池之遺意要之佞飛掌池之故事可以誣漢唐命官之由而必不可以附會於是廟之池佞飛本作茲非其後茲變為佞而非亦通於飛

碧沚龍神廟碑銘

明道先生行狀云上元之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間中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感及朱文公之高弟滕達道為鄆尉文公嘗扣以天井山五龍靈蹟之果否則文公亦疑之而未敢遽以為妄若呂忠公來鄆力詆阿育^{玉山}龍井之誕蓋大程子之緒言也愚考唐白香山新樂府黑龍潭詩極言祀龍之謬已出大程子之先雖然龍之為靈昭昭也其在經則見於易其在傳則見於春秋繁露諸書作雲施雨不可以為誣妄

孟一本作玉山

而造物之變化亦有不吝盡以儒言斥之者此類是也夫陰陽愆伏而為旱陰陽和而為雲雨以常理推之其故皆由於二氣翫茲庶物何能操其權然而詩人之曉旱也則歸其咎於魃魃果何物遂能致旱及考之圖譜誠有所謂魃者非虛假之言也謂魃尚能致旱而龍不能致雲雨則固矣夫感天和恤民隱苟寔有如成湯者豈畏乎魃亦豈藉乎龍然有中和位育之功則盡人性以盡物性不祥之魃退聽而至靈之龍効命正不必謂其無也不然則古人雩禱之禮皆可廢而詩所云靡神不舉者不亦謬耶特愚民感於此而忘以徼福則有如

忘一本作妄

白氏之所說者或曰然則其得取而捕之者何耶曰天下無不靈之龍而未嘗不為人所祭故亦未嘗不為人所醢右有之矣然因此而謂龍之非靈則不可也即以吾鄉天井之龍言之有求於山者或得蛇或得蝎斯或得蛙皆能有驗顧前明太守林夢官祈得蛙不雨手兩之而雨是殆即變置社稷之說而究之得雨則未可謂其於早渣無豫也碧沚龍祠即所育王龍神之行館浮屠以為護塔之神此妄言也若其靈之著足以庇民則見於舊碑多矣顧予家在祠右每入祠見座中衣冠像設殊為不根天下亦豈有龍而人者乎乃與里社諸公議

一本其下有竟渣
作潦王作下有
山字

以木主代之而為之銘其詞曰

南湖白龍輕去其鄉兮西湖靈鰻來洋洋兮寓公泣止城中有光兮育王金沙時攜將兮五龍更番降神幢兮作雲施雨嘉惠敢忘兮伐鼓考鐘十洲滄茫兮南湖白龍輕去其鄉兮曷歸乎來同翺翔兮不見涸靈賫未央兮

宋蘭亭石柱銘

姚江黃子曰古蘭亭在崇山下其去今亭二里而遙皆為農人墾之成田顧流觴之跡隱々猶存明萬歷中徐貞明立石柱以表之余因黃子之言歎曰是亭之遷徙多矣水經注之所志初在湖口繼移水中已而移於天柱

仁安皇后應接小
註終之以下

戚晚

一慈憲夫人一
福王妃終之以仁安皇后

山上山在湖南百年之中三易其地而自劉宋以至趙
宋其興廢不知又幾度顧不可考若以天柱山之道按
之其去今亭三十里而唐人蘭亭聯句詩已明言非故
址然則是石柱者宋蘭亭非古蘭亭也蓋自天水諸君
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護此亭開慶以後吾家三世連
任安皇后而先太師徐公之薨賜葬於斯故邀恩命以
天章寺旁地盡賜先少師蓋嘗苞亭而有之至元甲午
東平王侯按越以為是乃永和修禊之地而友闕然歆
於其地築祠以祀右軍其時先少師託瘖疾杜門已久

友一本作友

秋一本作秋

游一本作游

一本地亭下有記
字

葬一本作葬

王侯以書來先少師命其子即以亭址入官乃置書院
設山長以招諸生河南秋甲繼侯至其肖右軍之像通
成於三月之元已遂修曲水故事人探一韵剡源戴氏
為作游蘭亭序者也其後楚人湯垆為山長復修其祠
井為疏山麓之游水重摹石本蘭亭於壁而浚墨池為
剡源作臨池亭者也蓋是時亦皆誤以為古蘭亭嗣
以還暨於明之嘉靖且二百年而宋蘭亭又被遷其遷
也視昔為近而崇山之址已葬為蔓草之場斜日荒烟
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此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跡之消
沉者多矣抑聞宋之初亾也戊寅六段之難遺民鬼戰

嗚咽流泉護雙經於竺國在斯寺也其時先泉翁尚未
遷杭其於唐林諸公固吟伴也冬青之地主即在吾家
而今揔莫之能徵矣泉翁乃少師之從弟然則過斯柱也不知者
徒屏營太息追溯右軍之高風而不去而余則又加以
先業之感懷為是不可以無述也乃勒其詞於柱更為
詩以系之其詞曰

永和暮春山南九日被水潭相與嗚咽白石可爛吾銘不滅

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碑

寧波府學宮重修之歲觀察使者西涼孫公諦考歷科
進士以脩題名蓋以昭甲科之盛事將使觀光者鼓動

其志氣也予既徧覽其間作而言曰夫近世取士之法
不建於古而士亦忘其所貴於己者三復朱子建昌軍
進士題名記可為太息者也是以琴山傅氏嘗奉大對
葛邛公期以首選而不果琴山曰塲屋之得失窮達不
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邛公歎為名言吾鄉
由南宋以暨於今掄大魁者不一流傳既久即其子孫
或不知為何等之人若後輩則已有昧其姓氏者彼其
生前榮進之階幾如飄風好鳥之過雖欲藉此以望九
品之下中或不可得而七百餘年以來獨廣微先生長
在人耳目雖三家却老學究罔不歛容肅拜以為是淳

一本名下無田字

一本獲下無其字

熙正學之宗子嘉定之人師也蓋自有進士一科其以理學大儒膺此選者橫浦玉川與廣微而三屹然相望於三江千里之間而吾鄉獲其居其一斯則枌榆之嘉話也若夫省元則有習菴詞科則有厚齋庶幾角立為吾讀東發兩朝政要有為宋史之所未備者言廣微最荷理宗之眷而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者其於史彌遠言其老當還政於鄭清之言其履畝害民於史嵩之言其不可為相嘗因邊遽條指時務無不切當李宗勉荐其可以夫用理宗方欲相之會以病終習菴與廣微同朝亦阨於史氏厚齋則更非其時矣然

夫一本作大

而所造不以窮達與也况彼科名何加焉廣微少沐過庭之教辟呶劍負之時已有會於本心之旨乃其成進士也茲湖尚以其年少瞿然告以千里生民之業是則父兄之教克先必不至為時風眾勢所局有如朱子之云者是又希風先正者所當留意者也揔之士不間道即不免為浮名所動故宋人津津及第之榮以為將兵十萬克復幽薊凱歌勞還敵捷太廟無以相過而同甫晚年不惜枉道以求合又惡知巍科大第固自有一人重者乎觀察曰是言也今世所希聞也抑亦吾曹為有司者所當共知曷筆而記之吾將勒諸石因次其語以

呈之

重者平歸察曰吳言也今世所法固也時亦尋常為

勉平不計其盡以未令又思味處性大勇固自首一人

十萬頃其能備時婚嫁最難財大願無以財並叩叩

惟不負為善亦和唯效亦入車對又第人第以高排兵

之者長又帝風氏王香所當留意香也雖之士不聞盡

父以之好亦必不至

士也其誠以真平少擊器告以千里之國上業其便

真之卷和和自之部已會公本之古已真在整

西河豈不心深重與少此別物也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五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曾祖六龍諸生

皇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

皇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

皇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家樞相

家一本作宗

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間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
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於十四經世
一史連絲貫弗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
曲証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
折間以其暇定坊選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
術綜覈儒先其於制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
里免園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奇不
偶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左
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庶子今禮部尚書景州魏
公主江南試榜後於鹿鳴宴中三嘆以不得公為歎河

誠一作試

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運蹇甚
矣將資送之入大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左副都
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川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
天秋試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
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如皋縣學教諭抵任脩明蘇湖
故事謂求經術治道作為詩文以旌節孝未暮年而上
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
公交薦於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宇內已
久垂老釋褐主試諸公皆自以為龍湖之得震川尋充
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尚書溧

陽任公為主司賞為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
固辭願留館閣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
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并湖南諸府州發摘舊志之謬極
多甲寅管內繙書房事乙卯充文韻館纂修官五月改山
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一本奏下有對字
詔羣臣輪班奏中外訢訢共望讜論公首言督撫者守
令之倡願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雖賢能兼者上也賢

一本賢上無雖字
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
撫之為賢為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
約有數端曰年力當疆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
寔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
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汙著或以
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
夫吏之賢者悃悃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為

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為無能即抑亦以能吏即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為迂踈矣以逞材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撫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從

問乎臣以為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博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收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罷革為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以自護或意為迎合復將姑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諭之而不悟郡賜

乾斷以罷斥之將督撫無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壅於
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即播告直者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
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大吏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
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
議惟是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
觀之誅誠惡其惑衆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
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
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丘作詩有密
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帥率如此知神之
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極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
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鞠或致
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
封建不遇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復古述懷咏史
不遇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

紀年亦或艸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除仰見聖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勅下直者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准援赦者條例上請以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勵育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窺聞之者莫測所自来上聞不憚以為自洩之因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科應作程
此疏底存
繕司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工料之價值值有定官吏之剋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或隨地度材或因時元後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期於價平貨善廩稱工良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即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効忝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于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忝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雖重修姑仍其舊稍為

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忝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既不知工科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賤之就下工賈之多者抑之就寡曰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如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票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糊口何

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秘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為物當其值後償其勞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為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程先經核減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剋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叅姑塞其責也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縣刊刻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衆目共睹衆耳共聞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証雖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胆之途各懷口衆我寡之愆安有籠

統開報於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蓋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於世道民生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為行將大用乃忽於七月中得哽噎症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踰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潮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瑞為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笏諸生其一尚

幼公於同輩中為晚達願其立朝大節烺烺可按雖不
竟其施以沒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得
一本同上有間字舉於鄉公計其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之同衾
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
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
獎引士類嗷咈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
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為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
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
各留意聞者擬為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
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

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猶惓惓不能自己吏
部侍郎鄞江邵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尚手草數十帋皆
地方利害之文者在牀蓐間強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
人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
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貌孤軟弱甫逮十
齡奔赴為難揜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
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於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
門下同歲諸生徐為纂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
大略述之以為異日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賜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二

君諱興宗字肯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大傅越公世傑之

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駐慶

元定海之中子山為觀察計元使降將卞彪說之越公

比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

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為公立祠中子山

上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

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以

才譖遨遊湖海

國初勛鎮大臣多延之幕府蓋嘗僑居山東墜松江者

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始通籍以循吏稱君為孟縣長

子以高不列國曹當是張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

而孟縣醇心篤行貴不驕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

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為家塾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

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體厥考心以先諸弟滌除世

一本是下有時字

一本萬上無南
字
一本具有作肖
其

俗膏梁裘馬之習吾鄉士論翕然以為漢南萬石不言
而躬行則孟縣似之而克肖其家風則君殆郎中令之
流也君既身綜家政無毫髮私於己諸弟亦化其誠推
梨讓棗雍々怡々顧君坦懷待人不逆不億遂以是為
人所員來連往蹇驟耗夫至三千金而門戶益大游遭
死喪支吾益困以是家漸落計君資格亦應蚤得官而
遭沈滯又罹太君之變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入
籍則君已蕭然成窶人矣次年天子召見殿中以為能
遂發東州試用今都御史唐君峩村時方任東臬一見
識之命以查賑而同賑諸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體卹

應禮頭寫

五下脫多字

饑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又為求賑饑民所聒擾頗激
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
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為能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
後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郎試之堂邑君之莅事也首
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
沈君去官監追虧累所建也吾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
作令則實有遇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憑戶
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而幕友不過核其大槩苟求無
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拏大戶勾消流水
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為釐釐稍增而為

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已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於會計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實勾消摘掣皆自內出所司之吏不得豫吏稍一愆然歲終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所餘無從給還乃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而所司之吏亦內媿不敢有怨次年乃令赤歷以毫為止差累無得增一毫者然歲終猶餘百五十餘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

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君必欲絕之乃於次年赤歷以忽為止吏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而嗣後浮徵漸絕君因嘆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為奸不習為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於每州縣提取赤歷稽之人人皆可誅也君因念前此查賬之役皆由保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貪狡混列老弱漏遺之患乃實心行之周詳審悉別見君所著請釐堂邑戶口記其法最備可舉而行之天下而其後疊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易理盜賊亦為衰止則民效之著者也竟內自正供外尚有餘稅其效之布政者十三

而司牧多自潤馬君隨所得繳之因賸遺者初君里居
嘗嘆近來司牧聽訟之失不論人小事宜動經數月甚
至沉閣數年不結抄詞有費出粟有費拘犯有費挂牌
聽質有費聽質上堂又有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暨
行杖之徒無不有費而尤可訝者有所謂賞紙之例一
票出則差役爭營求得之夫以賞差為名是道之需索
也尚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結能蕩中人之產及君之
任其准理呈詞定在三日內出票而抄詞出票拘犯之
費免簽牌時量其路之遠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
而推牌之費免屆期不論早晚即為訊問消案或有須

一本五下無有字
折作所

覆訊者多即在次日或甚冗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
遷延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差役畏君之嚴營求屏絕
需索亦哀止然君則曰此輩如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
切風清吾未敢信其然也盡吾之心行吾之法庶幾不
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為至言堂邑人命之獄頗多君
於相驗尤謹所全活申雪甚多事繁不能悉記乾隆二
年東州復歉於收大府授以工代賑之例題開武城臨
清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臨清牧所轄役夫二千三百
一奉干上有何字
餘人共計估土方三萬三千七百有奇日則步行干刻
明一本作則
無停晷夜明握算計工乃所發帑銀在君境內勵得二

幾下二本有何字

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之食而督佐甚急君大憂之嘆曰以工代賑周官之美政也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無由上達大工既興人粟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者之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值幾且如築城築隄可但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開二丈四尺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上一方則所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椿須埧須水車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

返八十餘人益勞既深二丈則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以救飢遂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計束於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必至悞工司牧者之資力又甚無幾即捐以急工終不足雖以身殉之亦又何益不得已自身先捐資以及富民之稍有餘粟者苦口曲意令之助工給食勵而克集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水工土工人工則官民不累而工易成而又需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事無阻然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重費故為民者往往反以累民此為君身歷而知之而予

付擊一本作件親於繫是始盛傳之其餘善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付

擊然觀于其大者亦可以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
君既以足疾欲乞休而同城寮屬有惡其持正者請衣
多所不遂乃構之太吏遂以去官堂邑之民譁然攀轅
塞路不可遏抑

天子亦念君勞再召見謂尚可用將令之直隸而君奏
對畢疾動蒲伏不能起乃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
年承先人之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資爺始盡老得一
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甌塵解組南下家無仗物僵卧
一室有為寒素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菟之遇亦關於命
而君之不媿於古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歸於忠

厚前堂邑令朱君卒於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為委曲設法抵之僅及千金太守以屬君然更無可謀乃以其養廉償之又以二百金贖其眷屬而歸里中管生孑然一身為之納逋今遂有後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午每委曲謝之猶惓惓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年困甚然猶時時不能忘情其搢履醇篤從無大過間有一二薄物細故自以為未當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為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於慈湖內訟之學者與君生於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午正月五日身後幾無以為殮娶胡氏杭州府臨安縣訓導德裕女再娶

一本男下無子字

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戊子舉人垣女四娶丘氏諸生正恂女男子五長嗣鏡國子生先卒次嗣鐸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子四孫男二孫女四諸子將以卒哭後合葬君於先孺人之兆而乞予為之狀予自

庚戌與君解后京邸其後音問雖不甚接而從東方士

賞一本作蒙

一本捐君作君

捐

大夫聞君政聲甚善賞致書欲捐君清俸以修太傅越

公巾子山之祠君復書甚善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弗能副也及其歸君已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能知君居家居官之心迹足以有所暴白於世而惜其命之困卒無有能援而振之者以至於阨窮賈志而

歿而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為君申沈屈於身後者莫予若也是為狀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六

明浙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子公

事畧

子公諱穎字穎長一字九瀛南直隸金壇縣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尚書工部員外郎知直隸順德府再知陝之西安府以事罷官尋復起為尚書工部郎知紹興府越人最重在水利前此以賢太守著者東莞彭公誼浮梁戴公琥富順湯公紹恩至湯公築三江應宿閘以洩水而越之水乃大治然三江閘在下流能洩水不能引水能禦潦無以處旱崇禎之末適苦旱左都御史劉公

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於壩之上流通茅山閘則
可以引潮抽鹹蓄淡而歲雖旱不為災及其潦也則閉
之是皆本浮梁戴公成規也諸紳余公煌姜公一洪以
為良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之言阻之萬方極口詈劉
公時持節分巡浙東者為余公鷗翔以諮公公曰總憲
之言是也下官當力任之乃捕蕭山之梗令者杖而皓
之事得集既集連年雖大旱不為災民乃翕然更誦公
公雖為太守然每事必諮於劉公若弟子者乙酉遷分
巡寧紹台道馬士英以太后至浙江劉公泣謂公曰事
乃至此若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公於是再疏

請誅士英不報劉公又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
公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不果行乃與劉公東歸謀
結姚之熊公汝霖共起兵而王師已入杭劉公絕粒公
亦入雲門山中觀變通守張愔以城迎降貝勒即令之
知紹興府會義興伯以蒼頭軍起斬張愔遣民迎公公
馳至望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初公密使前
指揮朱壽宜朱兆憲等募兵是日各帥之至而前副將
劉穆募兵五百至前參將郭惟翰都司金裕募兵五百
至前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至前指揮武經國募兵
六百至前太僕來方煒前職方來集之亦各以兵至公

乃以小舟扶短董而西蕭之新令陳瀛出謁公執之貝
勒之使以榜至公又執之焚其榜鳴鼓會衆誓於都亭
閏六月十三日也公遂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前所遣諸
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至王師在西岸未之知也
公兵無甲乃借絮衣於固陵之民各一冲潮遙渡蕭人
沈振東為之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王師如知
之則無所得船公軍止東岸大噪遂畫江而守一軍扼
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於是王
師搜內河舟百餘於江又札木排填土擬東渡公復遣
死士陳勝傳沈其舟會風作木排飄向東岸各營勾致

以為用時以為神助公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
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
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
而富陽尚為北將郎斗金所据不可坐視乃遣劉穆夜
襲之遂通餘杭之道故餘杭令邱若濬與瓶窰前副將
姚志卓來會劉穆駐師清風亭以為援王師突至復入
富陽義士劉肇勳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力戰公自
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於是方國安得駐七餘沙江
千立國王師所以不能遽渡者以公之取富陽也或以
公國維之監國至越晉公按察使行巡撫事已而晉公
功者非

右僉都御史督師公自為一營守漁浦時正兵為方王
二家義兵為孫熊章鄭錢沈六家杭人陳公潛夫等以
客兵別為數家而公參處其間然內外交訌爭兵爭餉
公以守土臣悉力支柱則視諸公為最苦王之仁猶惡
公一日會於潭頭語次之仁拔劍擬公馬士英以身蔽
公得免已而聞王師且自海道至乃移公守三江口公
先已三疏辭官不許至是連章陳危急而方兵走列戍
潰公扈從不及由海道還京口黃冠杜門不出乃公保
身之哲又自有不可及者己亥海師入江京口失守薦
紳以及諸生雲集其營公獨以事未可知避之山中及
師退京口士大夫之禍最烈而公高卧竟無恙公之去
越已踰百年志乘以媿諱不為公傳吾鄉林都御史時
對嘗傳公今亦不可得見其能言公之事者鮮矣蕭山
愚民遂閉麻谿茅山二水口不復為通諸遺民如陳先
猷輩力爭之不能得可嘆也予掌教叢山嘗欲即精舍
中為公謀一席之祀以辭歸不果爰采摭諸野史以為
事略一篇上以著公之大節下以志越中水利所關後
世之稽古者定有覽於斯文

明太常寺鄉晉秩右副都御史蠶菴林公逸事狀
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狀蓋以補其前狀所不備也若

陳了齋作豐尚書狀但叙歷官而不及一事又別成一
格前太常重菴林公之卒其狀盖用了齋之例訖今人
代漸遠有不勵如太尉之脫落者予惟公之名德新舊
兩朝所並重故為之摭摭剩餘粗備首尾盖不得不以
逸名嗚呼桑海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稿項黃馘齷志
以死庸耳淺目誰為收拾其逸多矣公諱時對字殿颺
學者稱為重菴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宋名臣特進
保之後曾祖某祖某父某公以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
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踰年以使淮藩出又踰
年而居制又踰二年而北都止赧王起南中以吏科都給

事中召又踰年南都止踰踰歸里從戎江干累遷太常
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門不出又六
十八年而終公之少也伯兄荔堂先生喜言名節公與
上下其議論荔堂引為畏友執經倪文正公門既釋褐
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重之多所指授常熟錢侍郎謙
益聞公名招致之公不往於同官最與劉公中藻陸公
培沈公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公曰
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嘆為名言其居制歸里也陳
恭愍公錢忠介公一見亦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其
昏狂公以輪對上三摺言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

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
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
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
之說並留中不下當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科
熊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清望諤諤願皆引公為助阮大
鍼深惡之乃嗾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
公履祥偕去截江之役孫公嘉績故公庚辰房師挽以
共事熊公章公錢公沈公交章上薦起佐孫公幕務每
有封事多遭阻格中樞余公惶嘆息語公以不能力持
為媿前御史姜公採兄弟避地天台公以人望請召之

御史不至其弟赴軍公力主渡江熊公之下海寧公寔
贊之蓋自喪亂以來公之所見其可紀者祇此而已諸
方既定毫社終墟而公年尚未四十一腔熱血旁觀無
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破碎乃博訪國難事大自巨公
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斜日荒
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徵車四出公名亦豫其中以
病力辭有同年來訪出處者公答之曰此事寧容商之
人耶吾志自定為君謀寧有殊同年媿公之言而止公
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講學石齋黃公之門
其於翰林張溥儀部周鏞皆嘗師之而學詩於謙益公

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虞山
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
繡謝之未幾咸淳諸老凋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
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於是悒悒彌甚乃令小
胥舁籃輿遍行坊市遇有場演劇輒駐輿視之凡公之
至五尺童子俱為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公眼
已花不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
流氓破京師也公即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流
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為之罷劇嗣是
公不復出揜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
狀請志墓之文故皆闕焉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
拜公牀下自是嘗樞衣請益間問漳海黃公遺事公所
舉自東厓所作行狀外別傳哀誄輓詩祭文及雜錄諸
遺事幾百餘家其餘所問最少者亦不下數十家恨不
能強記又語予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
錯十五出於傳聞是君子之過鄒漪則有心淆亂黑白
是小人之過其餘可以類推先公問曰然則公何不著
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荅蓋是時公方有所著而諱
之然自公歿後所謂蠶菴逸史者闕不完其詩史共四
卷今歸於予娶某氏子四墓於天井山之陽謹狀

陽曲傅先生事畧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又字齋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為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肖少與時媿嬰提學袁公繼咸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陞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姓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為作傳以為

裴瑜魏邵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為空言於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冠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

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竒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為不如速死之為愈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寔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善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嘆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咕嗶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為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

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
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
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荅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
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
先生令伴客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
不能盡荅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
苦酒自稱老藥禪眉乃自稱曰小藥禪或出遊眉與子
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
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
其藩者常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

也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
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
稱疾有司乃令後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
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
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以乃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
試然人望也於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

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
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
午門泪滂之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
止是即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
生嘆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
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
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
亦附焉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
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
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齋所書佛經也摩挲視
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竒如此惟顧亭林之稱
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為是特先生晚年
之踪跡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
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
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畧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
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為先生之所
唾但所媿者未免為江南之文爾

陸麗京先生事畧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
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為長與其弟火行培並有盛名吉

水嘗曰圻温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
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為登樓社世稱為西陵
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
容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
毋妄議他人為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
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雜髮為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先
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
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噩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
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旦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
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為斤為土其姓為六合之

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
間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履無算會莊鑑史事發刑
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驤三人於史固無豫
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
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
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
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
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
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皆苦心痛他醫治益甚
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室卧終不入內既愈遂往

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跡寅往來萬里負
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
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靈蘭堂墨守藏於
家初先生兄弟之並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里
陳太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生於其間置身事外及國
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太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
亦至越與共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
者謂其於兄弟友朋之間均無媿也而予於姚江黃公
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為辱身對
簿從此不敢豫汝杜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

邵得魯先生事畧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之餘姚縣人也邵氏於
姚江族望中為孫謝王陳亞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
以發齊名而先生尤狷潔當是時陶文覺公石梁之學
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蘇存方其高弟也顧頗參以
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遊而獨事躬行講求有用之
學時遭飢饉先生與同里鄭奠維諸人為義倉桑梓中
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死以其母在不得遂削髮
為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嚴者故鄞廣文張
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

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
遣其二弟與之游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
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
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臬羽遊錄
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
二百八十峰近在卧榻當使峰峰有吾二人履齒於是
始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者
冠服竒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不以為苦一日忽入
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峰回路轉
松梧桐竹甚盛有鷄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
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
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
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
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嘆曰是真
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
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了然無
所向自是益下隘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楊菴先生時
尚有一妾不忍判先生去亦為尼於菴中一日之中晨
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通久之皆卒於菴先
生所為詩文極多願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兄

以發老壽頌於先生之大節絕不可及若有所諱即族人邵廷宋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咄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及陳從之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所南聖予而身後竟聞然况從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及從之先生或一笑於九原也

姚敬恒先生事畧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共為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凌嘉邵沈文則姚敬恒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

儒者凌沈之名猶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為傳而敬恒躬行與相昂足願未有知之者敬恒諱弘任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恒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恒不應科舉隱於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恒買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為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恒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晦凡事必歸於厚沈甸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恒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嘆曰為其無以為喪也敬恒曰請為先生任之殯

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於敬恒之醜不辭
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恒不敢多有所將每時
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恒執喪如古師
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本於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
恒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當嘗遊於閩閩督姚
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恒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
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恒
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
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敬
恒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
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即日釋之然敬恒卒以負死
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於潛齋
墓表中復撫拾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
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明渣督熊襄愍公軼事畧

始寧倪生安世嘗為予言其尊人曾從里中倉橋陳氏
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明熹廟時為獄官凡
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
甚悉而熊襄愍公最恠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
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卧用一

藤施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遺疏猶為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遺疏為西曹郎所過曰囚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聖朝時安得有此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藤枕大賊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秘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顱也魏奄敗後公子兆壁連疏請首歸葬蒲州為力言於烈廟得

允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而已安世之所述如此余今從陳氏求此書得一短冊其言果合按此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讀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身見者定自不誣故載之以當張中丞之于嵩亦未為無補於舊史也古人多有兵解之說蓋出自神仙家其說荒誕不可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顏魯公其最著者也魯公平生好神仙襄愍則未之聞也且以彼剛腸宜不足豫於此道而不知其深夜中默默為之至於臨刑顧日忽示其奇中散之琴遜其幼矣卒之隻履

空存雙劍亦化足以奪奸人之魄而短其氣不已神乎
英雄人固不可測其信然耶長夏咯血因口授諸生紀

之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七

莊太常傳

莊大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也學者稱為漢曉
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
大小韭山者皆在焉居人訛韭為皎又訛皎為曉公之
別署兩曉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肯隨人唯阿下
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
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
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
促以勤王報王即位議選科臣摠憲劉公掌科辛公皆

舉公為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
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曷持門下刺一謁相公掌科必無
他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錢侍郎謙益亦
俛首稱門下於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
公一人而已按公家傳言沈行人宸荃與公皆忤士英
沈公在撫憲所擬原於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
是道非科也今改之於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
之私也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為之
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興同文之獄盡
殺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
意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幾月而留都陷錢忠介之
起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
三賓欲梗師而為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
介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人疑之
王明經家勤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疎也忠
介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
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
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忠介曰是無
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
公以四明驛為幕府公請以家勤及林明經祚隆王明
經玉書林明經時躍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

巡諸堞角人呼為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鎮之而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魯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公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卧薪嘗胆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

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宗封有如探囊有為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為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報王之糝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有封駁三賓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僉事思任等移檄拒之又廷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為於是公貽書同官林公時對言最爾

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
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
自汗恐必不能免舉朝共留之而公決意去未幾大兵
東下公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公故美鬚眉願眇落
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而又稍別一日數徙莫
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
郎也耶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晦迹尚未深丁亥
疽發於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
門生林奕隆在旁曰請為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反招
魂可乎公曰試為誦之誦曰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
雄虺雌蝮蝮穴蜂壺洶洶天狼綏綏野狐逐人駉駉白
日幽都敷腋血捆肝胆橫屠懸人以娛如跖之脯即最
蠢然羸承在塗亦蒙皋比目我於菟腥風穢瀑流於廣
衢嗟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
甲楯與東流枯帝欲不帝吾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
方不可以居西方不可以居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達
皋某是呼欲返遊魂受此大汗謬哉宋玉謚為巫愚嗟
乎今閻浮提乃至此乎往哉浩然逃之太虛大宅既離
毒苦可除野葛不絆鬱鬚帝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
子歌此以當驪駒公領之者三而卒林公時對嘗曰吾

心折同里先正得三人其一為陳忠貞公其一則太常也死生不同然可以謂之三仁矣公所著有因園集山樵編信水亭吟今無存者

周思南傳

星移物換之際逃於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容身無所有所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說法漸久失其故吾梨洲先生有云不甘為異姓之臣乃甘為異姓之子者也獨吾鄉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城狎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思南沉湎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力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

直所謂有託以逃者耶其在和尚中當為唐子然而不媿孤臣矣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按思南諱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權揚關奉使蜀中歸知貴州思南丁內難未赴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文辭置身館閣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天亨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唐中葉宰相無定以抗之者明矣郎君其勉之先生大喜東江建國先生服尚未闕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

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
救得甦乃削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日飲
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
以達旦山僧為酒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
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
醉卧乃呼月酌之月落呼雲酌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
里酒不時至又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其城西枝隱軒中
每晨起輒呼其子弟斟之子弟去則覓他人或其人他
出則攜酒極之於其所往斟之不遇則執塗之人而斟之
於是浮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者皆相率避匿不得已乃
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
未有嗣子之說進先生輒叱而去之否則張目不荅先
太常公嘗規之曰郎君不思養身以待時耶先生為之
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既出三日縱飲如初先生雖困於
酒乎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雖甚醉輒釐然一一
接之無失詞傾其所有以輸之惟恐其不給也以是盡
喪其家庚寅嘔血不可復止竟卒得年四十其恭人俞
氏亦以毀相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
林之倨然狂放於麴蘖間箕踞叫號俾晝作夜幾不知
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地

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旨哉斯德林之所以
爛然長醉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族子齊曾曰嗚呼
叔氏之以嘔為血當與嵇紹王琳一腔熱汁合埋釀人
側悉化為水陶為醞以澆天下不義男子不爾莫慰其
心也同社高士韓國祚誅之曰知雄守雌為天下谿知
白守黑為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嗚呼先生
不死於丙戌而死於庚寅不死於水而死於酒其四年
中巧戕酷賊以自蠱其宋皇甫東生之流與吾故以為
三和尚之最苦者

陳光祿傳

陳光祿士京字齊莫一字佛莊其先世本奉化之朱氏
明初遭郵改姓陳觀察大年其宗老之顯者也而奉陳
氏三十六族難以識別故稱公家為烏樓陳氏公少有
四方之志家事不以嬰其懷天崇之際天下多故遂挾
策浪遊湖海北走燕雲南抵黔粵其在滇中尤久思得
一當以吐其奇而布衣躑躅竟無所遇一旦忽瞿然曰
吾堂上有老母甚望抱孫奈何以遠遊孤其望即日襍
被歸家已而連舉四文夫子喜曰今而後可矣是時溪
上二馮先生一掌中樞一撫幾旬大負天下人倫之望
公欲往從之而甲申之禍作南渡昏眚公益悒悒不出

畫江之舉熊公汝霖薦公授職方郎公故與三衢總兵
陳謙善謙請公監其軍會奉使閩中以公偕行而唐魯
方爭頒詔事謙以不良死公道之海上鄭芝龍聞公名
令與其子成功遊芝龍有異志卒以閩降成功不肯從
異軍蒼頭特起公實贊之已而熊公以魯王至時成功
修頒詔之隙不官秦王列營之奉王者其軍莫如成功
強皆不自安公說成功當以公義為重成功雖不為臣
而始終於王致寓公之敬其時會稽舊臣能籠絡成功
而用之者亦惟張公蒼水與公二人樓船得以南向無
內顧之患者其功為多戊子王遷公光祿寺卿家傳以
為粵中

所授者非會魯王上表粵中沈吟良久曰無以易公者成功亦
欲啟事於粵公遂行而惠潮之路中斷郝尚久之徒陰
陽向背使車不敢出其間迂道沿海得達資谷俱竭賣
卜以前粵中見之驚喜路公振飛亦自島上致蠟書薦
之加公都御史公固辭不受特賜三品勅命三上疏陳
軍事且言當通閩粵之路粵之人欲留公不可已丑得
歸閩中魯王入浙留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為後圖成
功盛以規恢自任賓禮明之遺臣於是海上衣冠雲集
然不過待以幕客其最致敬者前尚書盧公若騰侍郎
王公忠孝都御史章公朝薦沈公佺期郭公貞一徐公

孚遠與公次之則儀部紀公不以禮不敢見也久之見海師無功粵事亦日壞乃築鹿石山房於致浪嶼中引泉種花感物賦詩以自消遣別署海年漁長又築生壙於其旁題曰逋菴之墓丙申太夫人卒於鄞訃至島上諸公唁之哭曰此生無雪恨之日矣己亥成功入江推公參預島上留守事務觸疾而卒臨終謂侍者曰吾幸得全歸此土也齊公价人銘其墓得年六十有五魯王在南灣聞之震悼親為文以祭之公喜為詩下筆清挺不寄王孟廡下及在島上徐公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公豫焉雖心情蕉萃而時作鵬騫海怨之句以抒具方寸之芒角徐公嘗曰此真及商變徵之音也所著有來書後詩一卷喟寓七卷危言一卷海年集一卷海年詩內集一卷海年譜一卷公塋後子式登守墓三年挈家以歸

沈太僕傳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或以為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後以明經貢文學乙酉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戍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

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
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及公遂留閩思卜
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
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
據公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
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
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
亦以得見公為喜握子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
宅贍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
測公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
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經得免山旁有目加溜灣者番
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
飄零絕島棄坟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
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公如故
癸丑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啟
聖招公辭之啟聖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
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聖卒不果而諸羅令李
麟光賢者也為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
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

家鄭延桂榕城林奕舟吳葉輪山楊宗城螺陽三際慧
結社所稱福臺新味者也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
里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
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
東文獻推為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槎賦
相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嗚
呼在公自以為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為桑田而
予則以為不幸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啟
窮微之文明故為強藩悍師師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
子英之在漳北終依故國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
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瓊瓦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
公之薨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為臺人破荒其足
稍慰虞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會
鄞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
入甬上耆舊詩

貞愍李先生傳

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鄞人也學者稱為伺菴先生光
祿監德繼之子生三歲而孤事其適母董孺人生母王
孺人皆至孝而於適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
事生母者亦如之時人服其知禮讀書通大義不屑數

行墨肆力於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
行諤諤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玄宰曹
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六長何先咎陳仲醇諸名士
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於大臨所抗言
國恩不可不報請發義旅次於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
舉監司盧公牧州是之未能應也乃日號跳當事馬前
并詰責諸鄉老遂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尚書鄴僊馮
公曰諸公即自謂力薄不能報國仇奈何更殺義士乃
邀先生至其邸呵護之牧州亦慰勞之以是得免南都
昏濁先生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呼天涕泗作悲憤詩

遂成沈疾逾年而有五月十一日之變昕夕呼祝宗有
所請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錢忠介公登壇嘆曰宜急令
侗菴知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霍然起稍稍進食乃遣
長子文晷從軍忠介疏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侗菴
之病稍愈已而事漸不支侗菴復申前請疾復篤復六
月初一日之變侗菴曰吾今定死矣果以是月十九日
卒說者以為祈死而得死年四十九忠介時在滄洲哭
之慟門人私謚曰貞愍文晷哭謂其弟文昱曰汝知而
父所以死乎羣畢相與墨哀赴海上崎嶇軍事文昱亦
授戶部主事卒亥滄州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

兄弟同日覆舟溺於海中少子文暹曰吾今不可以安
出杜門養母其純孝一稟先生家法云嗚呼桑海之際
吾鄉號稱節義之區故所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
校韋布之徒其薦紳巨公出而同之者錢莊沈馮數人
而已年來文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自振於忌諱沈淪
之下遂與毫社聲靈同歸寂滅予每為梓里前輩因羅
散失大狂生輩之行實漸以表章而湖厥前茅先生為
首又况文晷兄弟以忠作孝文暹屈節事親皆先生之
教也而叩知之諸李莫有知者其亦可痛也夫先生嘗
與楊尚寶南仲陳御史平若陸舍人敬身詮次同里前
輩曰甬東詩括又手輯先世詩又曰衣德集其自著曰
個菴集嗣後先生族子鄴嗣因詩括遂為甬上耆舊詩
因衣德集遂為砌里文獻錄則皆先河之力也先生三
子惟文晷有子胤錫撫於其叔娶婦然卒以無子絕祀
其所居長松館自文晷兄弟死國二婦入道捨為梵宇
即所謂薜蘿菴者也余每遇而傷之

周監軍傳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為樓烟
先生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公無子撫先生以為子已
而推恩受任先生讓於同祖昆弟其一即刑部郎元登

其一即思南守元懋時人賢之及國難刑部從亡海上
思南祝髮縱酒以死而先生從戎伙節論者有參珠樹之
目先生少大畧其所交好華毅烈公嘿晨王忠潔公石
雁陸節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我庸族中則囊
雲不過數人相期以忠孝於世俗貴介紈綺之習蔑如
也東江建國先生與其諸弟石公先生元越赴之錢忠
介公疏授明經仍授文穆遺思授郎署先生不受遂以
白恰參軍事悍師為梗先生不得展其志迨國亡重跡
入榆林時諸公避兵者多先生弗盡與通也而周明水
功及囊雲皆在焉大喜四人無日不相遇從偶不及過

則如坐針灸中所倡和詩務期僻思混白不類世間人
所作然後脫稿經營慘淡得之屋顛樹杪之間間亦與
高僧解齋參禪機鋒橫出榆林在萬山中先生日走其
間足為之蹙亦不顧其家累請返故居不許歲中唯再
展文穆及所生墓道則一至祠下信宿而已先生故擁
文穆遺貲以輸餉忠介幕府蕩其十五戊子力救華生
二公之難又蕩其十三至是遂行遊尚從事於窮島之
聲援遂盡廢其貲而死生操行彌厲黃蠶脫粟麻衣草
履極人間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嘗作捉鬼者傳以
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子以為不盡然其以鬼之

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厲吏屬於鬼方日與人為崇而人不知人自入於崇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史捺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日邇日昵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遇似其牛首馬而瞋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譎張險詖與扶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為耶魁所中則掀髯伏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吸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颺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猷俘誠者或如囊頭三木權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瓮中乃壑以符甚者竟置之

釜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現無所傾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耶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知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形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也晚年周明死王事囊雲亦卒水心返城居先生乃往來郊城之間高武部九子之社先生與為未幾諸公相繼卒先生

雖離羣索居然雄心未已寫桐蝨圖以見志圖成嘆曰
今之江左并桓元子亦何可得年八十餘卒於家

毛戶部傳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鄞人也都給事中弘之
後為人煉直剛果有節槩少與其弟聚璧並有聲時稱
為西皋雙鳳已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為降臣謝三賓
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而求識所謂六狂生者先
生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
則君父不足言矣夫已氏是也尋叅瓜里幕府以明經
授戶部郎司餉事去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遊得免

而其家遂以此落晚年始歸初先生於庚寅辛卯間與
吳子蕃管道復汪伯微梔端木邦上周雪山為社已而
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以沈冥而卒所著有客月
子集六狂生之幸得終牖下者先生一人而已而亦無
後君子哀之先生詩古文詞皆倨竒頌其家人不能為
之收拾予竭力求之卒不得惟先大父贈公曾錄其文
數篇今存之傳中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巒方
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亦方
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于袍笏
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

方也雖然汪子之好大方也持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惑者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圓為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不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梗楠亦有荆棘鳥有鸞鳳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梗楠鸞鳳者常少而不勝夫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母曰異哉吞月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為之銘曰予待義乎爾于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寧方為阜母圓為玉夫子觀象而嘆曰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又作與人阜人丐人傳曰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婦同日經死吾友吳于藩親見其事為弔之阜人者于姓江陰人乙酉之變傳新縣官至往執後如舊諦視良久嘆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以為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邑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

死吞月子曰夫與人卑人巧人也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與人卑人巧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與人卑人巧人者乎夫人而不與人卑人巧人者多矣不與人卑人巧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為三人者立傳也擬曰與公皂公丐公三先生傳既而思之今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與人卑人巧人者舉與人卑人巧人而公之先生之是不以人目之也故從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則予不與人卑人巧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因所以異之也其作周乘六自序卷跋曰今日何日哉謂二三子

死而不死止而不止獨早自放廢以附於靡他之義委曰予一介草茅臣敢告無罪嗚呼薄乎云爾亦惡得無罪也雖然先皇帝御極千有七載其為三百人也者何限其為二十七人九人三人也者何限窮博士弟子辟九牛一毛與蝼蟻羣岬然負太行而起此直智盡能索計無復之且非託之鴻飛冥冥為名高也或曰忝不為忝稷不為稷僬僬囂瘠甘心官師所不材古人捧檄之謂何豈知歲寒然後識松栢匹夫慕義何處不勉敢曰獨吾君也乎哉監儒尺寸于國家何有皇帝以厚糈養之學究則既國士遇之矣中山君出止得而死者昔時

一壺殮之遭也豈其二十年廩食於天家而置之若忘
曰喪君有君即嗚呼誦周孔之書從事仁義之說發揮
於文章帖括間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一日而獻
之于不知何人之廷陽陽如平常則吾不知之矣粵自
制科來師與為教而弟與為學上與為鵠而下與為趨
僉曰是足干人至出其金玉錦繡以富貴我者也曰富
貴我者吾謂之君然則不復能富貴我者吾謂之路人
耳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即在是耶嗚呼疑碧池大會
雷海青投樂器慟哭彼優伶則何知舞象瞪目不拜彼
禽獸則何知然則乘六之棄選貢如敝屣也敢為高論

以從龔薛陶張圖偃之徒哉亦俾後世毋謂不優伶禽
獸若則庶幾乎此時先生文章之幸有者也先生嘗自
題其集曰吾不得見之行事不得不託之空言嗚呼豈
知并此空言而幾于不得其傳也乎

周布衣傳

周布衣西字方人學者稱為勁草先生定海衛人居蘆
江少喜讀書父母憐與其體屬稍節制之先生密藏火書
室俟親熟睡重舉燈嘿識又恐燈影外洩以被蒙之不
至雞三號不止久而其被如墨隣有艾婦狙儉其夫每
先生至必整衣更飾而前或手進茗果先生逡巡却退

久之婦挑以微言先生遽起不復往其婦温曰真痴兒也先生雖介潔待人甚和易言語温温丙戌年二十六嘆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去舉業以教授奉母時往來鄞之寶林多從之遊者己亥海師天掠鄞之東都先生奉母逃深山中猝遇盜盜見先生母豐碩以為富家姬用火薰之以索金先生抱母大慟撲滅其火願以身代賊遂揮戈斫其右之將指幾殊旁一卒曰是孝子也乞舍之先生以是得生自是作書甚苦先生久寓寶林挈家依諸生徒間或出遊多耿耿不合嘗曰吾於寶林魂魄尚懸懸也先生于經則易書詩禮春秋孟子皆有圖解于史則史漢皆有論說于集則唐宋社韓諸大家皆有抄所稱勁草亭諸編者也而生平心迹所寄猶在防秋譜一篇嘗曰死後當盡取吾所著置石匣藏之墓中而是篇則可比之鄭所南心史防秋篇者世俗鬪牙牌之戲也其中有所謂至尊者諸種皆不能抗先生增置其色目自天地外帝王將相四民下至賊盜草竊之徒皆有之而更以處士為至尊有時世事多端天地帝王皆不能支獨餘處士以持殘局而兀然能為中流之一壺先生自為之說其文甚奇周鄒山見之曰此胡文定春秋傳也鎮人乞先生修志書成請署名力拒之

所著詩古文詞曰痛定集晚年居鄆城中戊辰年六十
八病卒其寶林高弟曰方伊嵩嘗欲以遺書付之未及
而卒存於伯兄家已而伯兄亦病至貽書伊嵩令其取
書以去既至伯兄又卒其子勿與已而鬻之他人百方
覓之不可得矣予之采詩也求先生之集遍訪既無知
者僅從先生諸弟子所藏遺篋故牘令李生昌呈彙為
一卷因詮次其可存者至先生於諸經最得意者莫如
春秋其自序云不佞垂老忽若於春秋大有所得覺唐
宋明諸儒之說皆未合聖人之旨尚在夢寐中至今日
而恍然顧其書已成四十二卷而定哀二公未畢臨沒

尚以為恨今俱佚先生與周乘六書曰西自閉門深山
不樂與浮沉者為緣一簣一笠願偶麋鹿而不知者不
以為笑即以為詛此不足恠至先生清風高節自足千
古而乃惓惓於鄙人西以為今日所斷不可當者安
欲以義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朝之
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為首陽頑民等語以自
表異所為義士者當為蹈海之魯連奮臂之陳涉張
良之報讎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
得却聘而死則如陳言之閉戶不出梅福
之逃吳門為市卒陶潛之終身為晉徵士此雖不得志

於今亦當知重於後而西皆未能也如吾蛟川之薛白
瑜陳鴻賓艾仲可鄭調甫諸先生裂冠毀裳逃名空谷
如疾風勁草者老而愈壯庶幾克而西則師事焉而未
逮也其敢侈談義士乎然則若西者其恒河之沙九牛
之毛三秋之落葉不足為世重輕而甘自棄於先生者
也此書蓋先生之自述云

古語云... 不樂與... 先生與... 西自... 門...

